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四川贵州彝族社会 历史调查

云南省编辑组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云南省编辑组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昆明

责任编辑：西天锡

封面设计：徐荣灿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云南省编辑组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4 字数：3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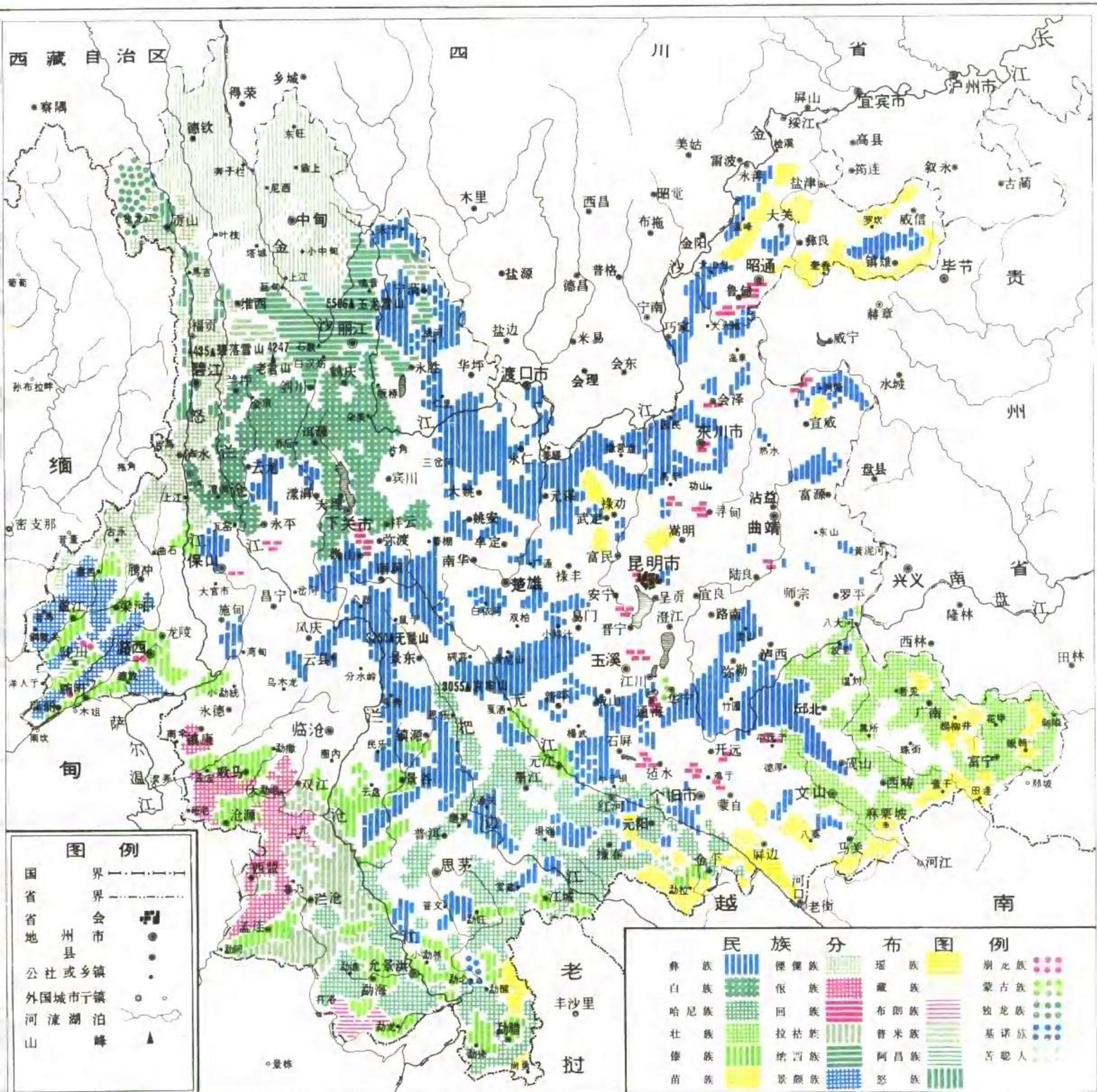
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11116·186 定价：2.4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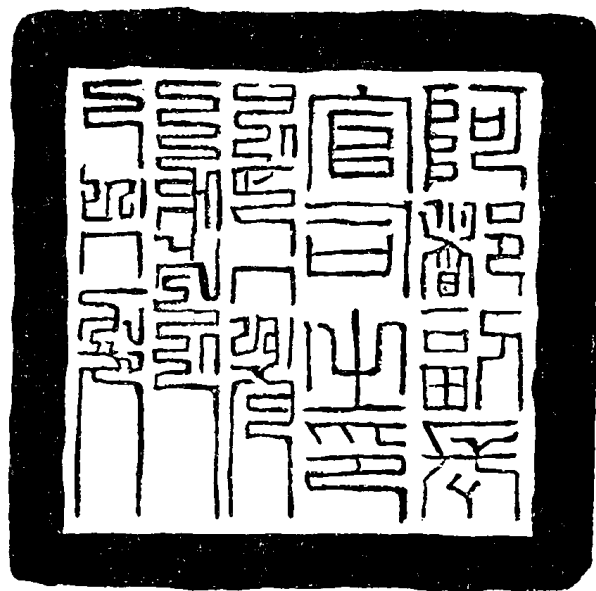
ISBN 7—222—00034—8 /K·11

云南省民族分布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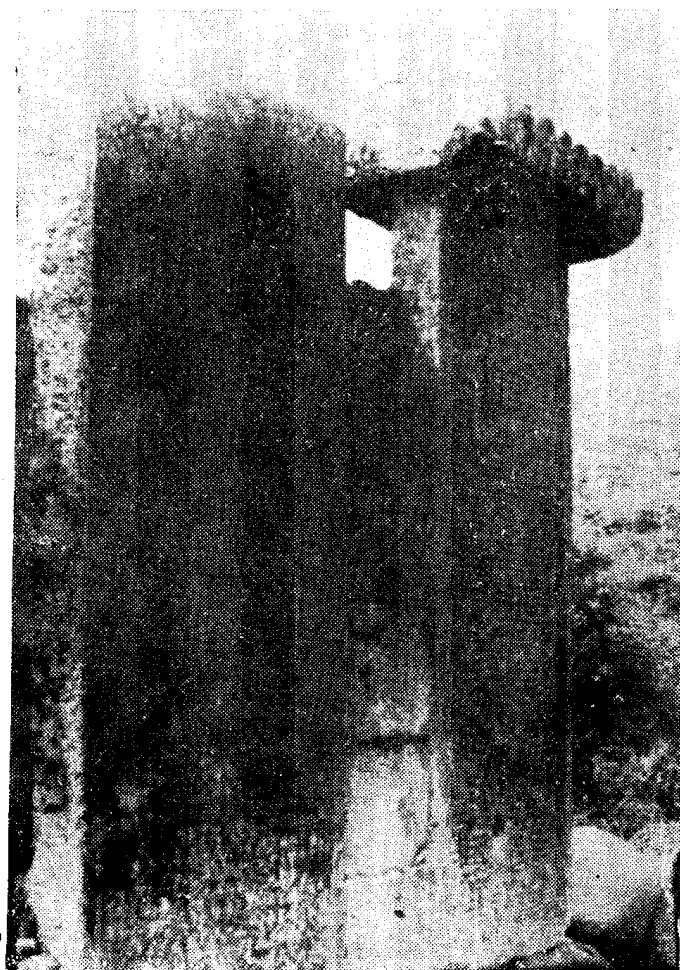
说明：①云南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省份，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少数民族。限于版面，本图主要表示大片聚居的民族分布，分散杂居者难于表示。②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比汉族少，但由于多居住山区，分布面积广。③根据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云南省统计局公布的云南省人口普查主要数字，此图尚有水族、布依族未列入。

张寒光 关 良 绘制 云南省测绘局校订



凉山“阿都副长官司之印”拓片

此印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造。1943年安树德把它交给安学成。解放后安学成将印交给人民政府，原件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方县大渡河葬汉文双碑

贵州大方奢香墓





凉山彝族盟誓仪式



解放前凉山彝族战士



解放前昭觉黑彝妇女



冕宁彝族女子纹身



新娘出门



彝族妇女服饰



迎亲者突入抢新娘而走



火葬时家属泼酒于火上以飧死者



成化钟



漆器餐具

西昌彝族古代摩岩刻画



出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本《丛刊》的资料搜集和编辑整理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地区 and 单位集体进行的。早在解放初期，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开展民族工作，就曾组织民族研究方面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过调查。一九五六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秉承党中央指示，进一步组织了若干调查组，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一九五八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在编写《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过程中，又做了必要的调查。现将历次调查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由各有关单位分别加以整理，编辑出版，这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大多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材料，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不准确和不全面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
《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

目 录

凉山彝族的来源、分布与迁徙·····	(1)
关于彝族的一些历史传说和史实·····	(20)
安宁河流域自称为“咪西苏”的彝族·····	(33)
关于彝族的“四十八甲”组织·····	(38)
解放前龙云势力在金阳地区的扩张活动·····	(45)
解放前鸦片在金阳地区的种植、销售及其对彝族社会经济的影响·····	(51)
在奴隶制度及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安宁河上游彝族人民的英勇斗争·····	(55)
冕宁县曹古坝姑噜沟的奴隶市场·····	(70)
昭觉县教养院的几个统计调查和几个奴隶的自述·····	(73)
凉山彝族家支表·····	(80)
关于凉山彝族地区宗教和迷信活动的调查·····	(96)
关于凉山彝族教育问题的调查·····	(100)
在凉山彝族奴隶制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104)
凉山彝族阿都土司地区调查·····	(119)
西昌彝族土司及其家族墓志铭·····	(145)
从凉山彝族工艺品中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153)
大凉山彝族地区的历史文物·····	(158)
辛亥革命先驱安健传略·····	(160)
彝族六祖源流及其年代问题·····	(162)
关于“六祖”、“罗甸国”等问题的调查·····	(175)
贵州大方县彝族历史文物调查·····	(181)
大定县名沿革·····	(193)
〔附录〕解放前雷波县彝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196)
后记·····	(220)

凉山彝族的来源、分布与迁徙

凉山彝族祖先的来源、分布与迁徙过程，具体说法不一，但主要方面是大体一致的。其所以差异，由于互有详略，彼有此缺，以及各自加上比较浓厚的地方色彩。时间已久，而且由于历史造成的彼此隔阂，传说各不相同，是不足为怪的。据说老彝文书《勒伍特以》（历史之书）、《差次特以》（人世之书）所记载的与口头流传的大体一致。传说是根据彝文书来的，又说《勒伍特以》是阿斯勒孜（阿苏拉则）所作。他是曲涅系著名的大笔摩，吴奇、布兹、舍贴几个家支的祖先，距今已有二十八代。阿斯勒孜写成以后，不断增补，世系名号，重抄时免不了用后来的词句有所改易，但还是一本难读的古彝文书。这本书的流传很广，各地传抄，又免不了结合地方情况而有所改易。并且凉山彝语方言复杂，单音缀的彝文读音也不完全统一，所以同一字形，读的不同，义亦区别。人名地名的写法以及解说也就不一致了。

我们访问到看过《勒伍特以》的安伯子、马乌达、沈伍已诸人，他们所传述的都有出入；而且他们也声明，此书的抄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现在还没有作好校勘，只有得到精校本，才能正确地解说以及批判作者的政治意图，得到比较可靠的历史资料，再来作科学整理。这是讲清楚彝族历史较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我们根据不同的说法，参证汉文史籍记录，也可以提出一些初步意见。

这一次调查、访问中所得较多的资料，是有关近两百年内的迁徙问题，这是一次大量人口迁出凉山，也是彝族史上比较重要的问题。关于迁徙的地名和代数大都是可靠的。因为年代较近，屈指可数，信而有徵。而这一次的大迁徙，确切年代大都是在十代左右，尤以六、七代上下为多，那是一百年以来的事。

根据《勒伍特以》的传说，止于古侯曲涅的故事，已经在一千年以前了。访问所得的又只是二百年左右的事，中间缺了约一千年时间的历史传说，但除了各家支的世系以外，所知道的极少。为了了解凉山彝族历史过程，根据见于汉文史籍记载的资料略为叙述，着重在凉山彝族分布情况以及历史政治区域有关的问题。但汉彝资料也很少而且模糊，加以我们没有翻遍有关史籍，故所提出的一些见解也可能有许多是错误的。

我们以为：要把凉山彝族历史发展规律讲清楚，首先要明确彝族居住的空间和时间，亦即有关来源、分布、迁徙诸问题。而把这些问题弄清楚，要依靠实地调查和搜集文字资料。可是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又确实不够，且理论水平有限，还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但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初步掇拾资料，略为整理。

凉山彝族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凉山地区自有历史以来便是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历代行政区划的一部分，所建立的是土司政权，这个政权的实质和形式值得讨论。又彝族历史的发展，与其他各族尤其与汉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自古以来彝汉两族人民友好互助、共同得到发展，这也是凉山彝族历史过程中的

一个重要问题。以上两个问题，在这一次调查中收集了一些资料，也要结合文献加以整理，因为不能容纳在讨论彝族来源、分布、迁徙的问题里，留着另作专题整理。

这篇调查报告的整理，是以这次调查访问的资料为主，加以汇录和说明，因为旅途中所带参考书极少，还不能深入分析，作为科学性的论述，容待以后再来整理。只提出一些初步意见，不惟资料不实不尽，而且在理论上可能很多是错误的。

一、彝族起源的故事

凉山彝族普遍传说着：荒远之世，经过洪水滔天以后，诞生彝、汉、藏三族始祖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优美，非常动听，我们探讨彝族古史，都要谈起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各人所说的不尽相同，而结构大体一致。大都是神话，情节离奇，并不是史实；但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也可以分析这个故事的缘起，其经过很复杂，现简要记述如下：

地上有了人类若干代后（在西昌座谈会上说是六代，其余的说法比六代少），有人触怒了天神，天神要放水淹遍大地。那时地上有一家兄弟三人，终日勤劳开荒，但白天挖好的地，夜里被翻平了，一连若干日都是这样。他们觉得很奇怪，就在夜里守着田埂，才知道是天神派来的人干的，两个长兄非常愤怒，要打杀他，幼弟很和气的问明理由，天上来的那个人说：“现在要大发洪水、淹遍大地，你们辛勤开荒有什么用？”三兄弟惶恐，请教他：如何得救？他教两个长兄坐在铜、铁柜里逃命，教幼弟坐在木柜里逃命，并且把天变的日期告诉他们，早作准备。果然，如期雷雨大作，倾盆而下，洪水汹涌，遍地淹没，铜、铁柜沉在水底，两个长兄淹死，只有木柜随水漂起，盪漾到一座高山上，幼弟幸免于难，这个人名叫曲木乌乌。

曲木乌乌从木柜里出来，烧起火塘，救了漂盪而来的几种动物（有长蛇、蝴蝶、蜜蜂、乌鸦、老鼠等），这些动物感他的恩。大家商议：地上的人都死绝了，人类就要灭种，要向天神替曲木乌乌求婚。它们到天宫里（兹由帝古家）说亲事，要天神把第三个女儿（名兹阿姆那多）嫁给曲木乌乌。天神不答应，而这几个动物一定要成全这件好事，用妙计迫使他答应，经过许多周折终于曲木乌乌与天女结婚。生了三个儿子，都不会说话，想不出办法如何能使他们说出话来。众动物又到天宫打听，才得到办法，砍来三株房后的竹子丢在火塘里，竹子爆炸，三个儿子开口说起话来；长子名叫乌乌拉衣，说出汉话，是汉族的始祖，次子名叫乌乌斯三，说出藏话，是藏族的始祖，三子名叫乌乌庚兹，说出彝话，是彝族的始祖。汉、藏、彝原是亲兄弟分衍出来的。

后来，三兄弟要分居，共同商定：在地上打记号为界，乌乌庚兹束草号地，乌乌斯三插木桩号地，乌乌拉依垒石块号地。划好后，乌乌拉依说：要烧山来开荒，一把火，茅草烧光，打的记号都没有了。木桩只有烧剩的几棵，石块依然存在。因此汉族占了大片好地，藏族只得一部份，彝族无地，乌乌庚兹只得离开原来住的地方来寻找居住之地了。

这个神话故事，反映了彝族具体生活环境的情况。彝族大都住在山区，地理环境比

较差、与历史上民族压迫有关系。原始时期并不会是彝族不住平坝区，后来才改变，传说故事讲的是在改变以后的情况。其所以改变，是有着民族之间的争夺。故事里反映了彝族为什么住在高山区，但这只与封建统治有关，至于人民之间并不是相煎太急，而是亲如兄弟。故事里也说彝、汉、藏本是同根生，创作这个故事的人是有深意的。

洪水故事，在许多民族都有传说，但暴发洪水的原因，各说不同。彝族住在山区，河水蜿蜒于峡谷中，决不会是河水决流泛滥成灾。而是大雨倾盆，洪流暴发，造成严重灾难，故事里也反映出来，暴雨之来，不能预知，因此附会天神启示，而且用宗教家言，好心者得救，曲木乌乌幸免于难。故事情节大都是神话，当是巫师之流臆造而来的。

彝族历史上是否有过洪水滔天的事实，还不能论定；即虽有之，也只会是个别地区，不至于把所有的人都淹死，只剩一人；至于配天女又才有人类，更不会有其事。宗教家言：天是一切的主宰者，因说一切都是出于天的。彝族传说还有更多的天女成婚的故事，那是黑彝奴隶主臆造，显示他们是非凡的，更是欺人之谈。

暴发洪水的地点，有几次访问中提到地名，如在布拖县政协座谈会上说：是在阿告迪特地方。冕宁瓦渣阿什子说：是在阿告的托地方。盐源马乌达说：是在安呷列托地方。三次记录的地名都相近（可能彝语是一致的，但纪录时译字不同，现在所写的是原始记录，下同此），这个地名在哪里？马乌达解释在礼州以北，他说老彝文书上是这样说的，但不能认为信而有徵。

西昌县境，在雨季常有山洪暴发，但不至漫淹大地，造成严重灾难；如《西昌县志》卷一：大箐河，在松林堡，拖木沟以下（即在礼州以北），“夏秋雨集，诸溪暴涨，左右交会，顿成洪流。若遇岩壑崩溃，浊泥乱石，随波涌滩，水声震谷，势尤汹汹，”这是常年可能有的现象。是不是以此而造成洪水故事？不得而知。

《后汉书·西南夷邛都传》说：“邛都县（今西昌），池陷为汙泽，因名为邛池”，李贤注引李膺《益州记》说：“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陷河”。这是在汉武帝时期以后的事。《淮南子·俶真篇》高诱注，描写邛池在一夜里地陷，洪水逆流造成灾害的故事。这个故事原是邛都地区的传说，是不是以此相传而说安呷列拖在西昌，也不得而知。故事本身不能说明暴发洪水的地区，更不能说明年代，确定说在西昌，未必可信。

至于洪水漂盪曲木乌乌着陆之处，所说地名不同。这次调查的记录：普雄县阿洪拉普说：“曲木乌乌被洪水漂到马底海衫普。”越嶲县第第乌拉说：“在沙那阿居普。”冕宁县俄足俄别子说：“在沙罗补阿足”。盐源县马乌达说：“在子合二尼普”。马长寿在凉山调查说：“觉穆乌乌避洪水于定底牛西山（东部方言），又称莫达罗曲山（西北方言）”字音都不相近。地名所在，第第乌拉说：“沙那阿居普是马边县境内的一座山名，”阿诺拉普说：“马底海衫普，即是汉源西北的二郎山，现在彝语还用这个名称。”各人所说地名不同可能以所知比较高的山名来说，也就改变了原来的传说。最早传说地名已不得而知，更不能确指地之所在了。

曲木乌乌生三个儿子，是汉藏彝三族的始祖，他们的名字在昭觉州政协座谈会上以及访问盐源马乌达，金矿沈伍已译述《勒伍特以》，所说相同（已录见前），而在布拖

县政协座谈会上以及冕宁俄足俄别子、瓦渣阿什子、吉木华达译述《差次特以》，又各不相同，并且三族始祖的行次也不一其说，不暇详作考校了。

不同族属始祖原是兄弟的传说，在西南各民族中，大都有之，不仅彝族如此，只听说的族属不同，而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一地区比较接近的几个族名；其所以作此传说，反映着各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为群众所欣闻乐道，不论男女老少，娓娓谈述，饶有意味。在这次调查中，访问彝族古史传说，开口就要讲这个故事，言词生动，助以手势，不厌其详的谈论。有许多次，讲完故事后，还补充说：“现在各族人民都是大家庭中的成员，弟兄不必再有分家了”。他们体会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精诚团结得到好处，而且要向着党所指示友好合作的道路前进。讲起汉藏彝原是亲兄弟的故事。感到异常亲切。而过去之所以民族间互相仇恨，是统治阶级所制造出来的。至于人民之间友好往还、互助合作、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各族，互通有无，确实是分不开的（待下叙述调查资料）。所以在长时期中，民族关系基本是友好的，而矛盾是统治者造成的。不论各族之间如何争吵，讲谈各族是亲兄弟的话，大家都愿意听，反映着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样的故事在各地流行很普遍，断非偶然之事。

从这个故事，也可以推测产生故事的时代，是在汉、藏、彝关系密切之后，感到亲切；但又在这三族之间互相争夺，以至分离，也就是受到封建王朝的统治以后，具体年代就不清楚了。据说：阿斯勒改写《勒伍特以》，是根据古时的传说，还不是他的创作。

二、彝族祖先寻找乐土

传说汉、藏、彝的始祖分地而居，汉族迁到火姆呷库（意即宽阔之地），藏族迁到补甲阿抛（意即最西方），彝族迁到主主普（冕宁瓦渣阿什子所述）。从原住地迁到主主普，经过相当长的一段路程。

彝族祖先的迁徙，从什么地方发足，为何要迁徙，有不同的说法。盐源安伯子说：有老彝文书（岭光电家藏）说：“彝族始祖在北京，搬到成都，又到邛崃山之南。三国时期，诸葛亮带领大队人马，从邛崃山以北攻打，把山南的彝族和其他族击败，彝族退去丽江，后才搬到凉山的美姑。”（安伯子说：他看过这本老彝文书，但不知他所传述的原文是否如此。）又盐源马乌达说：“彝族始祖乌乌格子以后，传了若干代，有三兄弟从阿起比尔地方，迁到三子堡。”据马乌达解释，认为阿起比儿是在西昌的沙坝，但他没有说迁出的原因。在布拖座谈会上，说彝族是从东北地区迁来的，先住在西昌区，再迁到凉山。从西昌迁来的原因，是与汉族打冤家打败了迁出来。彝族住在西昌的头人名叫勒格斯日，汉族头人名叫海甘老补，二人争地盘，争执不下，约定修一座城，谁先修好归谁管理这个地方。汉人用妙计，用糊纸作城墙，一夜完成，彝人打石头烧砖，才堆起一小堵；勒格斯日自认失败而自杀。”

王晓义转述罗大英的说法：彝族是从西北迁来，先到兹合尔念普（在阿坝自治州之北），再在兹士汤墨普（在成都西北），后到自拖（成都），又到拖觉伍。被秦始皇打

败，退到雅安，再退到大渡河边的汉源。由此分支，一支去泸州、宜宾，一支去凉山普雄一带，一支过大渡河后沿安宁河而下到西昌一带，有头人叫勒格阿什，被诸葛亮打败，勒格阿什投降退去凉山就死了，汉人占据西昌。勒格阿什的子孙迁到云南。罗大英解释勒格阿什就是孟获。四川组在会理调查的资料也说：上板房地方的彝族讲述“能勒斯惹”和诸葛亮打仗的故事，也说能勒斯惹就是孟获。沈伍已说勒格是孟获的姓，阿什是名。彝语称西昌为勒格阿租，因为是孟获建的城。《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四说：孟获城在司东二里，俗传孟获所筑。所谓“司”即行都指挥使司所在，亦即现在的西昌城里。这种传说可能很早。关于孟获的故事，在西南许多民族中都有传说，多少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而加上地方色彩，其故迹历历可指，都未必有确据。罗大英说：彝文记录的勒格阿什就是孟获，又说孟获死在凉山，与汉文史籍记录不相符，难于相信这样的解释是可靠的。如果彝文记录确有所本，参证汉文记录，诸葛亮出兵到邛都（西昌）区域时，死在这一次战役的，有南中耆帅雍闿和越嶲叟帅高定，是当时的两个主将，他二人死后，孟获才统率雍闿部曲，抗拒诸葛亮，则所谓勒格阿什，可能是雍闿或高定。布拖座谈会上，所说的勒格斯日，与勒格阿什的名字相近，他是西昌邛都的头人，则勒格阿什解释为高定比较合适。以勒格而用汉姓为高，也与后来的情况相同。但这一些只是字面的考校，非可论定。根本问题在于彝文记录的勒格阿什战争可否断定是在诸葛亮出兵之役，还不能肯定，因为还没有得到更具体的说法。

关于彝族迁徙路线，老彝文书《勒伍特以》记录很详，现在根据沈伍已传述的地名和他的解释简要录出，原文描写沿途景物的情节，一概省去。沈伍已说：乌乌庚兹从珊古老翰出发（这个地名的老翰、彝语称北方，据说在祖国的西北），来到阿齐比尔（即冕宁河地方）。马乌达说阿齐比耳在西昌的沙坝。又昭觉座谈会上说：比耳即在冕宁县），又到勒古阿租（即西昌，按：今彝语称西昌为老古阿租，西昌去昭觉途中的山坡上），普舒告挖（在雁鹅塘附近，属昭觉），喀尔和卜（即雁鹅塘），散拉的普（即昭觉的濫坝乡），四开拉打（即四开乡，是河谷地，彝语称河谷平地为拉打）、觉土木补（在四开到三湾河之间的一座山），好古拉打（即三湾河的好古乡，是河谷地），好古交觉（即昭觉坝，彝语称老鹰为“交”称坝子为“觉”，意即老鹰坝），立姆竹核（即昭觉所属的竹核乡），特举格打（可能在布拖或普格地方，但不能确指），日失特补（在布拖），到了日失坝开（在普格西南，在这里生了三个儿子，在乌乌庚兹以后隔了一代，按：西昌座谈会上，讨论这个问题说中隔了十五代）。长子名色以阿吐（即古侯），次子名色告阿更（即曲涅），三子名色牛吉命（即法补德时）。这三弟兄长大了，一同走过若干地方都不愿住，来到主主普，就定居下来。

主主普是比较重要的地名，在现在什么地方，须要考究，而所说不同，多数人认为是在昭通，又有人只说在云南，或说贵州，也说云南贵州，又说在大理，没有一定的说法。据沈伍已说：《勒伍特以》所载地名，离开西昌以后，描写每一地方的自然景物很细致，但到主主普之前，没有叙述渡过一条大江，后来又从主主普到呷洛，也没有说渡过大江，是不是从大江以北渡江而南到主主普去呢？还是没有渡江还须确定，彝文书虽没有渡江的记载，也不能说一定不渡江。彝族从昭通一带迁来金沙江以北地区，汉文史籍也有记载，彝族传说更多，但主主普地名是否确在昭通，或在其他地方，还没有确实

的证据，所以解释这个地名也其说不一。

彝族来到凉山的路线各说不同，罗大英说是在汉源分支去的，昭觉座谈会上有人说是由比耳（冕宁）迁到普格的因史补肯，布拖座谈会上说由西昌搬到凉山，也有如马乌达说：彝族起祖在凉山美姑，而多的说法是从主主普迁来，其经过和解释地名所说不尽一致，汇录多次：

昭觉座谈会上说：“古侯、曲涅到云南昭通居住，他们的子孙，大部份回到凉山，小部份留在云南，留下来的以古侯的子孙为多。回到凉山，先住美姑，后分散在各地。”又说：“回到凉山的彝族由主主普来，主主普是现在的昭通。”又说：“彝族的祖先，因在云南贵州被汉族打败，逃到凉山来。”在这个座谈会上也说彝族祖先从成都来，先到冕宁，再到凉山，其说不一，讨论了这个问题，回答说：先由成都到西昌，再到云南，又到凉山。”有与此相反的说法，在西昌访问时，冕宁罗志清说：“听老人讲，彝族是从云南迁来，先到成都以南一百多里的邛崃山，又迁到西昌、盐边、盐源。”德昌罗海清说：“彝族祖先，最早由成都来、在西昌地区住过。古侯曲涅是在布拖生的，还有一个小兄弟先死了，他二人迁往主主普（昭通）。因受汉族压迫，多数人迁到凉山，住在竹核，又迁交觉、四开、三河湾等处。”

越嵩子木木且子说：“听说彝族最早来自贵州，我们子木家也是由贵州来的。”越嵩加拉神都说：“我们前辈说：彝族是从云南足足婆巫来，来时是在三国时代，被汉人挤到凉山。”冕宁威舍尔他子说：“据说普雄、越嵩的彝族，是由云南贵州迁来的。”

越嵩波什尔普（李士源）说：“彝族从主主普迁来，主主普是现在云南的大理。”《盐源县民族情况简志》（西昌地委档案）说：根据老彝文记载和彝族人民中的传说：我县彝族原本祖籍云南的大理（相传孔明征南蛮就在此地）。原名保索，后分为三支，一支迁往普格，会理、西昌、布拖等地，名曰“所德”即小裤脚；一支迁往昭觉、喜德、金矿、永北、宁蒗等地，名曰“胜渣”，即中裤脚；一支迁往美姑、呷洛、雷波、马边、金阳等地，名曰“依保”，即大裤脚。

迁到凉山来的路径，各说不同，而以大江对面（拉日拉卡）迁来说比较多，至于大渡河以北迁来，那是在迁去主主普之前。是否有一次较多的人数迁入凉山呢？这种可能也有，但一般的说法很简略，以至各执一词了。

古侯、曲涅由主主普迁出的原因，沈伍已译述《勒伍特以》说：彝族弟兄在主主普打猎时，得到一付鎧甲，穿在身上非常神气，是有利的武器。后有神兵（应是汉兵）过路，一连九天九夜才完，三兄弟带着千兵万马去追，一直追到呷洛，把神兵全部消灭（应是把汉兵赶走），得到许多胜利品，就住定下来。这是一场什么战争？也有人解释与诸葛亮有关。待诸葛亮走后，据地称雄了。但是不是确定在这时期？彝文记录并没有说得明白。而且传说彝族迁到主主普之前的若干代时期，在西昌地区发生战事与诸葛亮有关，古侯曲涅的年代，不能早到这个时期。又据彝族传说的谱系，古侯曲涅距今不超过五十代，也不能在三国时期，则传说不一定可靠。

彝族迁居在凉山以前，没有其他的民族居住在这个地区。在传说和文献中都没有提。而有一种极荒谬的说法，帝国主义分子亨利威尔逊所著《中国西部考察记》说：“保罗人民，原住云南各地，迁徙于已为汉人开辟之大凉山。”这是闻所未闻的，而他捏造历

史，其用心在于挑拨彝汉关系，极为恶毒，但任映沱的《大小凉山彝族通考》认为亨利的说法是“定论”，也发挥了凉山地区原是汉疆，并非彝地的谬论，这是违反史实的，不值与辩。

又一种说法，胡庆钧的《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一文里说“现在彝族中贵族黑彝的祖先是唐代的卢鹿”“卢鹿是乌蛮大部落的一支”“卢鹿征服白蛮”，“整个卢鹿部落对整个被征服的白蛮部落集体奴役，”形成后来黑彝与白彝的对立。照他的说法，在凉山原来住居的白蛮，后有卢鹿从云南来而被征服的。但凉山奴隶制度的形成，不可能是这样，他们说法也没有历史根据，卢鹿未到凉山以前已有白蛮居住的推测，不可能是正确的。

三、古侯、曲涅分居及其支系

凉山黑彝家支，都追溯到古侯、曲涅是他们的祖先。有说他二人是从天上来的，这是奴隶主显示他们是天神后裔的妄说，并不可信。又有说古侯曲涅是孟获（勒格阿什）之后，也无确证。至于从彝族始祖乌夷兹到古侯曲涅有多少代，一般人说不出来，有说只有一代或十五代，非有根据。他二人以前的世系已弄不清楚。但古侯曲涅是凉山黑彝各家支的不祧之宗，谱系都从古侯曲涅算起。从他二人起，有比较具体的史料可以考校了。

沈伍已译述《勒伍特以》古侯、曲涅各占分地，说：“从主主普来的三兄弟，幼弟在战争中阵亡，没有结过婚。古侯和曲涅争他的绝业，双方不睦，终于战争，经过许多场合以后，曲涅渡过美姑河住定下来，后才媾和。为了永远和好，彼此通婚。他二人各有九子。曲涅的六个向东方而去（原文说去天上），可能因隔着大江，横渡艰险，说作去天上，搭一座天桥互相来往，后因桥断，不通音讯了”。在凉山的黑彝是古侯九子、曲涅三子繁衍出来的。

凉山彝族分做三个区域，有一种说法，从金沙江对岸迁来时，在不同的渡口过来，分住在不同地区。由瓦岗渡口来的，分布在“义诺”区；由金阳渡口来的分布在“圣乍”地区；由布拖渡口来的分布在“所的”。又一种说法，是在牛牛坝分路到不同区域的。往东为义诺区，往西为圣乍区，往南为所的区。据罗大英解释，这三个名称，并非以人、以地、以部落得名，也不成为地名，但有他的区划，强勉从字面解说：“义诺”为背水，意即背水而居的地方；“圣乍”为七美，涅格有七个儿子都很能干，意即七美所居之地方；“所的”为三坝，布拖有三个坝子，意即三个坝子的地方。这三个区域在服装上，生活习惯上有着区别，尤其方言的差别显著。所的方言与其他两种方言的词汇不同者有25%，音调有差异。通话因语言是历史形成的，彼此分开的年代久，才至于此，其历史条件是值得研究的。这三个名称用于不同地区，但由于人口迁移，三个名称不为固定地区了。在昭觉座谈会上讨论三个名称的地区：“义诺”——雷波、马边、峨边、美姑、洪溪、瓦岗、昭觉；“圣乍”——金阳、普雄、喜德、越嶲、石棉、冕宁、西昌、盐源、盐边；“所的”——普格、布拖、昭觉（南部）、会理、会东、宁南、德